

肆 卷八十一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傷寒論綱目

陽明經

沈金鳌輯

陽明經脈

綱仲景曰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目朱肱曰足陽明胃之經從鼻起挾於鼻絡於目下分為四道并正別

脈六道上下行腹綱維於身蓋諸陽在表陽明主肌肉絡於鼻故病人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其脈尺寸俱長者知陽明經受病也戴元禮曰脈大者兩陽合明內外皆陽之象也陽明受病之初病為在表脈但浮而未大與太陽同故亦有麻黃桂枝證也至二日惡寒自止而反惡熱三日熱太盛故脈亦應其象而洪大此為胃家實之正脈若小而不大便屬少陽內經云陽明之至短而澀此指秋金司令之時脈言也又曰陽明脈象大浮也此指兩陽合明之病脈言也喻昌曰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乃傳經之次第其實不以日拘此三日陽明脈大正見二日之陽明傳自太陽必兼乎浮緊浮緩未定是正陽陽明也若正陽陽明氣血俱多其脈必大而與太陽別矣言外見三日證連少陽則其脈必大而弦又不得為正陽陽明也魏荔彤曰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何以驗之驗之於脈如其人本太陽傷寒三日之久表邪不解致變熱傳裏入陽明成胃家實則其脈浮緊浮緩者勿變為大浮與緊緩俱不見矣既不浮則沉可知也既云大則沉而兼滑又可知也向者太陽之浮候於寸者既多今者陽明之沉候於關者必多也關脈大而沉滑恰是中脘為病則胃家之實可決也

綱仲景曰脈浮而大心下反鞭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腑者不令漫數漫數則大便鞭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脈遲尚未可攻以上論胃實浮而遲者皆不可攻而可汗此浮而反不可汗而可攻者以陽明三日之脈當知大為病進不可拘浮為在表也又曰脈遲尚未可攻者以證有虛實脈有真假假令脈遲便非臟實是浮大皆為虛證矣特

為妄攻其實者禁也。朱肱曰問傷寒何以須診衡陽脈答曰衡陽脈是足陽明胃之經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乃傳與五臟六腑臟腑皆受氣於胃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胃為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為本是謂四時之變病犯生之要會故傷寒必診衡陽以察其胃之有無也。衡陽二穴一名會源在足跗上五寸骨間動脈上去陷骨三十

綱仲景曰陽明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陽脈實因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實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也。〔三〕危亦材曰此雖指太陽轉屬然陽明表證亦有之。

綱仲景曰太陽病十緩關浮尺弱其人發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大便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傷寒脈微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鞭者為陽明病也。〔以論他轉屬他〕〔三〕柯琴曰上條病機在渴欲飲水利水是胃家實而脈弱不正治不用猪苓湯而用五苓散者以表熱未除故耳此為太陰陽明之併病下條病機在小便太陰受病轉屬陽明以陽明為燥土故非經絡表裏相關所致總因亡津液而致也。

綱仲景曰問曰脈有陽結陰結何以別之答曰其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此為實名曰陽結也期十七日當劇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鞭名曰結陰也期十四日當劇〔以上論陰〕〔三〕張雲岐曰此條本為陰結發論陽結即是胃實為陰結作伴耳陰結無表證當屬之少陰不可以身重不能食為陽明應有之證沉遲為陽明當見之脈便鞭為胃家實而不敢用溫補也。

綱仲景曰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脈浮而遲面熱赤而戰惕者六七日當汗出而解遲為無陽不能作汗其身為瘡也。〔三〕魏荔彤曰太陽中風傷寒解肌肌不盡解發汗汗不盡出外邪氣變熱內正陽生熱陰燥陽絕太陽病已轉屬陽明矣然病有已入陽明而未離

太陽者則中風傷寒二條尚在表而未盡除也。豈可遽舍太陽表治而從陽明裏治乎。故仲師特舉此首條二條以立法也。蓋此乃太陽陽明之證。入陽明未深。故令其邪仍自表出。不敢歸於胃。而無所復傳是解肌發汗二法。始終井井者也。三條乃陽明病。仍帶太陽深於陽明病去太陽漸遠。而成陽明漸多。非就脈證以明之。不審也。脈浮緊。由太陽傷寒而成為寒傷營。而致成陽明之脈證者。脈但浮。由太陽中風而成為風傷衛。而致成陽明之脈證者。陽明病至此已將離太陽八九矣。而尚有二二太陽。在主治者。猶當以下之太早為戒。而防結胸與痞也。四條乃陽明之虛脈虛證也。汗者陽氣泄者陰脈無陽不能作汗。又當助陽發汗者也。

續仲景曰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以上論陽明在表證

國婁全善曰此條主治宜桃仁承氣湯犀角地黃湯之類也。

續仲景曰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為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以上論陽明在表證

三朱肱曰表虛裏實。譫語之由也。譫語脈短。譫語之脈也。汗多則津脫。營虛。故脈短。若津雖脫。而不甚脫。營雖虛而不甚虛。則脈自和。

續仲景曰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三**朱肱曰按脈浮而緊。潮熱。有時之候。此為陽明初病在裏之表也。

續仲景曰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部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嘔。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囁。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弦緊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以上論陽明在表證

三朱肱曰問十一經皆一而陽明有三。何也。有太陽陽明。有少陽陽明。太陽陽明者。本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也。少陽陽明者。本傳到少陽。因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實。大便難也。正陽陽明病者。人六風盛氣實也。三陽明俱宜下。惟惡寒及中寒。為病在經。與太陽合病屬表。可發其汗。蓋太陽與陽

明合病脈心浮大而長。證必頭痛腰痛肌熱目痛鼻乾也。脈浮大者太陽也。長者陽明也。頭疼腰痛者太陽也。肌熱目痛鼻乾者陽明也。尚惡寒者可升麻湯汗之。若不惡寒反惡熱大便不祕者可白虎湯解利之。不惡寒反惡熱大便祕或譴語者屬胃家實也可調胃家承湯下之。身熱汗出藜藜然有屬陽明也。張介賓曰太陽陽明者邪自太陽傳入於胃其名牌約以其小便數大便鞭也。正陽陽明者邪自陽明本經傳入於肺而邪實於胃也。少陽陽明者邪自少陽傳入於胃也。胃本屬土為萬物所歸邪入於胃則無所復傳鬱而為熱此由耗亡津液胃中乾燥或三陽熱邪不解自經而腑熱結所成故邪入陽明胃府者謂之實邪土氣為邪王於申未所以曰晡潮熱者屬陽明也論曰潮熱者實也是為可下之證然雖可下若脈浮而緊或小便難大便溏身熱無汗此熱邪未全入肺猶屬表證仍當和解若邪熱在表而妄攻之則禍不旋踵。

仲景曰陽明病脈遲腹滿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三〕鰲按陽明中風其脈則浮而弦大今脈則遲是中寒且無陽矣。

〔四〕仲景曰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散其熱脈遲為寒令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虛冷當不能食令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若脈遲至六七日不欲食此為晚發水停中故也為未解食自可者為欲解以上論陽中寒。

〔三〕陳士鐸曰傷寒脈遲自然是寒誤與黃芩湯則益加寒矣寒盛宜不能食令反能食病名除中仲景謂是死證者何也夫能食是胃氣有餘如何反曰死證不知胃寒而加之寒藥反致能食者此胃氣欲絕轉見假食之象不過一時能食病名除中者正言胃中之氣除去而不可留也雖是死證猶有生機終以其能食胃氣將除而未除可用藥以留其胃氣也方用加減參苓湯王履曰凡言陽明病者必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也今但言傷寒則惡寒可知非不惡寒者也況脈遲為無陽必其裏寒甚。

〔續〕仲景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喉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而

諳語若加燒針心慄惕煩燥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古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圖〕吳綬曰細繹脈浮而緊一條乃陽明半表裡證也邪已入腹不在營衛之間脈雖浮不得以為在表而發汗脈雖緊不得以其身重而加溫針胃家初醫尚未燥硬不得以其喘滿惡熱而攻下。

陽明梔子豉湯猶太陽桂枝湯既可驅邪亦可攻緩。

〔圖〕虞淳曰上條是不肯令胃燥下條是不肯令水浸入胃總為胃家惜津液也。

〔圖〕仲景曰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鞕氣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圖〕按寸脈微浮尚是陽明之表脈用瓜蒂散即是陽明之表劑。

〔圖〕仲景曰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吐之宜瓜蒂散。

〔圖〕按緊本為寒今言乍緊者正與厥應不厥時未必緊是寒結胸中之脈證也。

〔圖〕仲景曰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此為小逆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

〔圖〕柯琴曰言太陽病頭項強痛可知以脈辨之關上者陽明之脈細弦數而不洪大雖自汗而不惡熱則不是與陽明併病不口乾煩滿而自汗出自不與少陰兩感原其故乃庸醫妄吐所致則自汗為表虛脈細數為裡熱也。

〔圖〕仲景曰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服桂枝湯大汗出汗大出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圖〕黃仲理曰此二條必合看乃得蓋前條證也後條脈也脈浮發熱無汗本麻黃證尚存即是表不解更兼渴欲飲水又是熱入於裏此謂有表裏證當用五苓散。

〔圖〕仲景曰三陽合病脈浮大在關上但欲睡眠合目則汗是為重陽矣與少陰脈沉細而但欲寐者自異。

〔圖〕程郊倩曰脈而浮太陽脈也關上陽所治

綱仲景曰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裡有邪白虎湯主之。傷寒脈滑而厥者裡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三〕柯琴曰此條論脈而不及證。因有白虎證而推及其脈也。切勿據脈而不審其證。脈浮而滑為陽。主熱內經云脈緩而滑曰熱中。是浮為在表。滑為在裡。此雖表裡並言。而重在裡熱。所謂結熱在裡。表裡俱熱者也。脈微而厥為寒厥。脈滑而厥為熱厥。陽極似陰之證全憑脈以辨之。

〔綱〕仲景曰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譖語者以有熱故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祕者大便當硬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令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三〕張雲岐曰脈調和而不微。是脈有胃氣也。內實者胃實也。胃實則腸虛故必以調胃承氣湯調其胃也。

〔綱〕仲景曰陽明病脈遲。微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裡也。手足濶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三〕方中行曰脈遲汗出等八證乃陽明之

外邪欲解可以攻裡而不為大誤也。然曰欲解曰可攻。不過用小承氣調胃承氣法耳。必手足濶然汗出方可驗。胃實便鞭。外邪盡解。而當從大承氣急下之法也。申酉戌間獨熱餘時不熱者為潮熱。若汗出微發熱惡寒。是陽明證尚兼太陽。縱腹大滿。胃終不實。只可微和胃氣以從權而已。

〔綱〕仲景曰陽明病譖病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者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裡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三〕柯琴曰脈滑而疾有宿食也。明日仍不大便。脈反微澀。微則無陽。澀則少血。此為裡虛。故陽證反見陰脈也。然胃家未實。陰脈尚多。故脈遲。脈弱者始可和。而久可下。陽脈而變為陰脈者。不惟不可下。更不可和。脈滑者生脈澀者死。故為難治。然滑有不同。又當詳明。夫脈弱而滑是有胃氣。此脈來滑疾。是失其常度。重陽必陰。仲景早有成見。故少與小承氣試之。若據譖語潮熱而與大承氣。陰盛已亡矣。此脈證之假有

餘小試之而即見真不足。憑脈辨證可不慎哉。

經仲景曰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濶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三張兼善曰此本壞病也但不可不辨其微劇微者是邪氣實當以下解一服利者止後服只攻其實毋乘其虛也劇者邪正交爭也當以脈斷其虛實弦者是邪氣實不失為下證故生濶者是正氣虛不可更下故死

經仲景曰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三龔信曰數為在府故滑為有食數以至數言是本來面目疾以體狀言在譴潮熱時見故為失度

經仲景曰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與承氣湯三柯琴曰煩熱自汗似桂枝證寒熱如瘧似柴胡證然日晡潮熱則屬陽明而脈已沉實確為可下是承氣主證主脈也

經仲景曰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少少與微和之令少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硬後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三王肯堂曰二三日尚在三陽之界脈弱者無陽故也無陽者無太陽桂枝證無少陽柴胡證也如是則病不在表而陽邪入陰病在陽明之裡也七日後乃可攻者以脈弱是太陽中風能食是陽明中風以此為風也

潮熱譴狂

經仲景曰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濶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三朱肱曰脈弦者陽也濶者陰也陽證見陰脈者死病人有陽證而脈濶者慎不可下下證悉具服湯已更衣者止後服不爾方盡劑服之下後慎勿中服補藥孫真人云服大承氣湯得利

差慎不中服補藥也。熱氣得補復盛更復下之是重固也。宜消息安養之。仲景有宜下者有微和其胃氣者益傷寒裡證。須者熱氣淺深故仲景有宜下之。如大承氣湯小承氣湯十棗湯大柴胡湯是也。有微和其胃氣如調胃承氣湯脾約丸小承氣微和之之類是也。金匱云虛者十補勿一瀉。強實者勿之。虛實等者瀉勿大瀉之。故叔和序傷寒有承氣之戒。又問轉藥孰緊答曰大承氣最緊。小承氣次之。調胃承氣又次之。大柴胡又次之。仲景治法湯滌熱積皆用湯液不得用丸舌不可不知也。大柴胡加大黃小柴胡加芒硝方為轉藥益為病輕者設也。鰲按潮熱譴狂俱見證之極重者。參閱仲景陽明論證中有單言潮熱者有單言譴語者有單言發狂者此條乃獨舉潮熱譴狂而備言之明乎其證之重且憑脈以決其生死也。大約病至此其脈必弦者少而澀者多故弦者生句輕者專重在澀者死句欲醫者於此急審其脈或猶見弦象則猶有下之一法以救之不然可勿藥也。仲景特地此條以為世告余亦因獨摘此條另立一款不雜入單言潮熱單言譴語單言發狂款中也。

潮熱

續仲景曰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三〕劉完素曰潮熱屬陽明必於日晡時發者乃為潮熱若日二五發者則是發熱非潮熱也。王好古曰脈浮而緊是惡寒將自罷將發潮熱時之脈也此緊反入裡之謂不得拘緊則為寒之說。

續仲景曰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部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溼嘴脣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踵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浮弦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難治。〔三〕鰲按本條不言發熱但曰有潮熱是明兼少陽矣故可

與小柴胡湯

續仲景曰陽明病脈遲微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濶然而汗出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

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和胃氣勿令大洩下。陽明病潮熱大便硬者可與大承氣湯不硬者。

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噫其後發熱者必大便硬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三〕朱肱曰潮熱者大率當下仲景云潮熱者實也大承氣湯證云其熱不潮未可與也則知潮熱當下無疑矣雖然更看脈與外證脈若弦

若浮及外證惡寒猶有表證且與小柴胡湯以解之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和胃氣勿令

大洩縱使潮熱當行大承氣亦須先少與小承氣若不轉失氣不可攻之後發熱便鞕者大柴胡湯

下之若胸脇滿而嘔吐若下後又有微利者又有微緩潮熱而大便溏者或潮熱而欬逆者皆當用小柴胡也

冬陽明潮熱當行黃芩湯陽明病俱宜下惟惡寒中寒為病在經與太陽合病屬表發其汗耳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裡表裡俱熱時時惡

寒者白虎證也柯琴曰胃實諸證以手足汗出為可據而潮熱尤為親切以四肢為諸陽之本而日

晡潮熱為陽明主時也後條必因脈之遲弱即潮熱尚不足據故又立試法以小承氣湯為和即以小

承氣湯為試仍與小承氣湯為和總是慎用大承氣耳

〔四〕仲景曰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哺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濁者死微者但發熱譯語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三〕葛按此潮熱而又不大便不惡寒俱是可下證也

〔四〕仲景曰陽明病譯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耳宜大承氣湯

〔三〕魏荔彤曰能食不能食二者俱知津必立枯屎必盡燥日久愈耗液傷正自宜大承氣湯此於不能食而辨其已有燥屎於能食而辨其將來必有燥屎俱宜攻下也他條言雖能食雖不能食俱應斟酌不可大為攻下此條又言反不能食者若能食者俱應直捷而大為攻下非自體認能得仲師之心

從孰問津乎。凡傷寒論中。仲師既恐人不應下而下。又恐人應當下而下之太早太甚。令恐人應下而不下。或不敢大下。故就燥屎以示之。令人既知詳慎。又忌遲疑。中庸所以不易能也夫。

綱仲景曰。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濶濶。汗出。大便難。而譖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方中行曰。太陽證罷。分明全屬陽明。首先先言二陽併病者。見未下時。便可有下之證。見得太陽一罷。其餘皆可下之證矣。

綱仲景曰。陽明病。譖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者。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裡證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也。**目**魏荔彤曰。脈滑而疾滑者。大之漸。而疾者數之稱。病由太陽轉屬陽明。必在表之邪變熱入裡。脈之浮者。必變大。其繁與緩者。必俱變疾。疾數也。數熱也。非變熱入裡。無以致成陽明也。凡病邪入經脈。必變緊緩為數病。邪入腑脈。又易數疾。稍遲。

熱入血室

綱仲景曰。陽明病。下血。譖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濶然汗出則愈。**目**成無己曰。此熱入血室。蓋言男子不止謂婦人也。室者。可停止之處。血室者。榮血停止之所。經脈留會之處。即衝突也。起於腎下。出於氣衝。並足陽明經。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為十二經脈之海。王冰曰。衝為血海。言諸經之血。朝會於此。男子則運行生精。女子則上為乳汁。下為月水。內經曰。任脈通衝脈。盛。月事以時下者是也。王冰又曰。陰靜海滿而去血。謂衝脈盛為血海也。即是觀之。衝為血室可知矣。傷寒之邪。婦人則隨經而入。男子由陽明而傳。以衝之脈。與少陰之絡。起於腎。女子邪感太陽。隨經便得入衝之經。並足陽明。男子陽明內熱。方得而入也。衝之得熱血。必妄行。在男子則下血。譖語。在女子則月事適來適斷。皆以經氣所虛宮室不闢。邪得乘虛而入。針經曰。邪氣不得其虛。不能獨傷人者。是矣。柯琴曰。邊室者。肝也。肝為藏血之臟。故稱血室。女以血用事。故下血之病最多。若男女非損傷。則

無下血之病。惟陽明主血所生病，其經多血多氣行身之前，隕於衝任陽明熱甚，侵及血室，血室不藏，溢出前陰。故男女俱有是證，必刺肝之募。即期門穴引血上歸經絡，推陳致新，使熱有所洩，則汗得所藏，血不妄行矣。

按蓄血便膿血，總是熱入血室，入於腸胃，從肛門而下者為便膿血，蓋女子經血出自子戶，與溺道不同。

門。男子精血溺三物，內異道而外同門，精道由腎，血道由肝，溺道由膀胱，其源各別，而皆出自前陰也。

按肝藏血，腎生血，心主血，脾統血，而其源則滙於衝衝，起腎下與腎貼近，血之由

衝而出者，即如由腎而生，故曰腎生血。言腎所生，以衝即在腎下也。由是上行至脾胃之為地寬廣，故

得而統之，再上行至肝，為營氣凝聚之處，一身之血，皆歸焉。故曰藏也。心為君主，血脉皆朝宗而聽命，故曰主也。然則血室之說，成氏主衝，柯氏主肝，二說雖異，其實則同。主衝者就其源頭處言，主肝者就

其藏聚處言，血必由源而出，不有源則無根。必聚處而藏，不有聚則散漫無所收。於此二處而為血

之室，其旨同也。假如脾而曰統，統者屬也。不過為其所屬，非根源處，非藏聚處，故不得曰室。即心為營

血之主，亦非根源處，非聚藏處，故亦不得曰室也。茲故並錄二人之說，復為發明之。閱者亦可知其言

之皆是而無背，而讀古人書，貴有融會貫通處者。此類是也。若執一家言以為此是彼，非則毋論，不能

尋究古人之書，即人一身之臟腑經絡，先不得明，又何以治人之病矣。

譴語鄭聲

綱仲景曰：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為在裡，而反發其汚津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裡實，久則譴語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譴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譴語直視，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三季李

果曰：問邪入陽明為譴語。妄言錯失，此果陽明乎？答曰：足陽明者，胃也。豈有其言哉？傷寒始自皮毛，入是從肺中來。肺主聲，入於心則為言。胃卽戊也，戊為火化，下從肝腎。王肯堂曰：譴語證有補虛一法。如素問者，譴語者氣虛獨言也，難經曰：脫陽者見鬼。仲景謂陽亡譴語，即此義也。故樓英云：余用參耆歸朮等劑，治譴語得愈者百十數。豈可不分虛實？一概用黃連解毒、大小承氣等湯以治之乎？王海藏

亦云黃耆湯治傷寒或時悲哭或時太息或語言錯亂失次世疑作譴語狂言者非也。神不守舍耳。兩手脈浮沉不一舉按全無力浮之損小沉之亦損小皆陰脈也。甚者調中丸或理中丸有陰證手足冷脈細微而譴語者宜四逆湯活人用白通湯海藏用黃耆加乾薑湯有人患此證脈極沉細外熱內寒肩背胸脇斑出十數點語言狂亂或曰發斑譴語非熱乎余曰非也陽為陰通土入於脈傳之皮毛故斑出神不守舍故錯語如狂非譴語也脈表雖熱以手按之須臾冷透如冰與薑附等藥數日約二十餘兩得大汗而愈後因再發脈又沉遲三四日不大便與理中丸三日其病全愈以是知此人之狂非陽狂之狂乃失神之狂即陰虛也柯琴曰首條譴語之由一條譴語之脈脈短是營衛不行臟腑不通故死也二條言死脈三條言死證蓋譴語本胃實則不是死證若譴語而一見虛脈虛證則是死證而非胃家實矣。

續仲景曰夫實則譴語虛則鄭聲鄭聲者重語也。

〔目〕朱肱曰病人有譴語鄭聲二證鄭聲為虛當用溫

藥白通湯主之譴語為實當調胃承氣湯如服之而譴語止或更衣者止後服不爾再與之仲景云實則譴語虛則鄭聲世多不別然亦相似難辨須憑外證與脈別之若大小便利手足冷脈微細者必鄭聲也大便祕小便赤手足溫脈洪數者必譴語也以此相參然後用藥萬全矣大抵傷寒不應發汗者汗之必譴語譴語屬胃和中則愈不和則煩而燥宜調胃承氣湯然亦有三陽合病譴語者有胃實譴語者或汗多亡陽譴語者有婦人熱入血室譴語者成無己曰鄭聲不正之音也汗後或病久人聲轉者是也益為正氣虛而不全故使轉而不正也若以重語為重疊之語與譴語混而莫辨殊失仲景之旨李杲曰狂言者大開目與人語語所未嘗見之事也譴語者合目自言言所日用常見常行之事也鄭聲者聲戰無力不相接續造字出於喉中也吳綬曰大都鄭聲乃因內虛正氣將脫而言皆不足之貌如手足並冷脈息沉細口鼻氣息短少所說言語輕微無力氣少難以應息者皆元氣將脫耳或吃忒不止神昏氣促不知人事者死或氣息不促手足頗溫其脈沉細而微者急

以附子湯倍人參主之。或以接氣丹黑錫丹兼進一二服以助其真氣也。或濃煎人參徐徐與之。或可用附子者以三百湯倍人參主之。戴元禮曰：譖語屬陽，鄭聲屬陰。經云：實則譖語，虛則鄭聲。譖語者，顛倒錯亂言出無倫常對空獨語如見鬼狀。鄭聲者，鄭重頻煩語雖謬而諄諄不已。年老人遇事則辭語不休以陽氣虛故也。此譖語鄭聲虛實之所以不同也。二者本不難辨。但陽盛裡實，則陰虛隔陽，皆能錯語。須以他證別之。大便祕小便赤，身熱煩渴而妄言者，乃裡實之譖語也。小便如常，大便潤下，或發躁，或反發熱而妄言者，乃陰隔陽之譖語也。裡實宜下。調胃承氣湯，熱躁甚而妄言不休，大渴喜飲，理中湯、陰陽隔陽宜溫膽湯，四逆湯，附子理中湯。又有不保正陽明似困非困。間時有一二聲鄭語者，當隨證施治。外有已得汙身和而妄言者，此是汗出後津液不和，慎不可下。乃非陽非陰者，宜小柴胡和建中湯，各半貼。和榮衛通津液。若陽傳入陰，自利手足厥逆語或錯亂，此雖已自利，其中必有燥屎，猶當下之。陰中之陽，宜調胃承氣湯，瘀血在裡，大便黑，小便利，小腹痛。其人如狂，譖語者，桃仁承氣湯。婦人熱入血室，亦如譖語。小柴胡湯病後血氣未復，精神未全，多於夢寐中不覺失聲如鶯。此不保譖語鄭聲，宜溫胆湯去竹茹。入人參五分，或用六君子湯。魏荔彤曰：陽明胃病，固多譖語矣。然譖語亦有虛實不同，不可概施攻下。夫譖語固譖語，惟胃中實熱津液不足，方神明昏昧，而胡亂作語。此譖語也。若胃熱不實，則神明不至甚亂，而口語亦不甚糊塗，但說了又說，繁言絮語，失其常度耳。益其中虛氣弱，詞不達意，故語至再三，此真為虛歟之象。不止傷寒證中，有此雜病，氣虛者多有之。此以為譖語而攻下，賊夫人之子矣。仲師必詳為立辨。令人認明譖語是胡言亂語，鄭聲是重言複語，故自解之曰：鄭聲重語也，重字當作平聲。張介賓曰：實則譖語，虛則鄭聲。此虛實之有不同也。夫二者總由神魂昏亂而語言不正，又何以分其虛實？但譖語者，狂妄之言也；鄭聲者，不正之聲也。譖語為實，實者邪實也。如傷寒陽明，實熱上乘於心，心為熱冒，則神魂昏亂，而譖妄不休者，此實邪也。實邪為病，其聲必高，其氣必壯，其色必厲，其脈必強。凡登高罵詈，狂呼跳擾之類，皆是也。此之為病，有由燥屎在胃者。

有由瘀血在臟者。有由火盛熱極者。有由腹脹便祕口瘡咽爛者。察其果實。即當以三承氣或白虎湯涼膈散之類治之。鄭聲為虛。虛者神虛也。如傷寒元神失守。為邪所乘。神志昏沈。而錯亂不正者。此邪也。虛邪為病。其聲必低。其氣必短。其色必萎。其脈必無力。凡其自言自語喃喃不全。或見鬼怪或驚恐不休。或問之不應答之不知之類皆是也。此之為病。有因汗亡陽。因下亡陰者。有因焦思抑鬱竭蹶心氣者。有因勞力內傷致損脾胃者。有因日用消耗暗殘中氣者。凡其病雖起倒而遏之。即止終不若實邪之難制者。即虛邪也。察其果虛。最忌妄行政伐。少有差謬。無不即死治此者。速宜察其精氣。辨其陰陽。舍其外證。救其根本。猶遲猶恐不及。而況於誤治乎。甚至有自利身寒。或尋衣撮空。面壁呴噏者。尤為逆候。蓋虛損之人。最忌譫妄。故凡身有微熱。脈見洪滑者。生心多煩躁。脈見微弱細急而逆冷者。死。

續仲景曰。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濶然汗出。則愈。婦人中風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則譫語。如見鬼狀。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下焦。必自愈。

三

朱肱曰。問仲景云。無犯胃氣何也。答曰。熱因經水適來乘虛入室。故血室有熱。遂令譫語。當以小柴胡解之。却與胃實譫語不同。胃實有燥屎。故宜調胃承氣下之。若血熱有譫語。非胃家實。仲景恐人作胃實。仲景恐人作實攻之。故曰。無犯胃氣也。大抵譫語是熱屬陽。而反見陰症者。逆完素曰。血病則肝傷。肝藏魂。肝傷則魂無所歸。心神無主。此所以發譫語也。要之。此非胃實。因熱入血室。而肝實也。肝熱心亦熱。肝與心相近也。熱傷心氣既不能主血。亦不能作汗。故但頭有汗。而不能遍身。此三條皆因譫語而發。不重熱入血室。更不重在傷寒中風。須知譫語有不因於胃者。

故不可以譫語定為胃實之證。而犯其胃氣。

續仲景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出汗。手足冷者。

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寇宗奭曰譫語者真氣昏亂神識不清之所以致也

心藏神而主火病則熱氣歸焉傷寒胃中熱感上乘於心心為熱冒則神昏亂而語言多不知所以言出無次而成譫妄之語經

者睡中呢喃重者不睡亦語言錯亂有譫語者有獨語者有狂語者有語言不休者有言亂者此數者皆因熱之輕重也譫語與獨語雖間有妄錯若與人言猶有倫次是熱未至於極者也經曰獨語如兒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是獨語病猶未劇也狂語者熱甚者也由神昏而無所見甚則至於喧叫也語言不休則更甚矣至於亂語者妄言罵罵不避親疎為神明亂極經曰諸逆發汗微者難差劇者言亂是難可復制也譫語之由又自不同有由火劫者有由汗出者有由下利者有由下血者有由亡陽者有由過經者有由燥屎在胃者如此條則由三陽合病者凡諸此類脈短則死脈和則愈又身微熱脈浮大生逆冷脈沉細不過一日死實則譫語收斂在內而實者本病也或氣上逆而喘滿或氣下奔而自利者皆為逆經曰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謂其正氣脫絕也
鶩按尿蓄於膀胱故遺尿為太陽本病少陽經行身之側故難以轉側為少陽病其餘口不仁面垢譫語額上出汗手足冷自汗皆屬陽明故雖三陽合病實是陽明病而略兼太少二經所以專從陽明主治其用白虎湯者以胃熱而非胃實也

○仲景曰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

○王好古曰治老幼及虛人傷寒五六日昏冒言妄

小便或淋或濁起卧無度或煩而不得眠並宜白虎湯加山梔一錢治熱病及時疫心躁狂亂奔走狀似癲癇言語不定久不得汗及時疫不知人者以人中黃不拘多少入罐內泥封固武火煅半日放地去益半日研細新汲水調下三錢或未退再服愈吳綬曰治傷寒熱甚心煩有痰神昏譫語者以竹瀝生花粉汁各一盞服之按此方內熱不禁下者可用

○仲景曰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故也當以湯下之若以便利者大便當鞚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水氣湯主之

〔三〕王肯堂曰：經文內實之實，當作熱。此段有五反一對：熱與厥反，湯與丸反，鞭與下利反，脈微與脈和反，藥下與自利反。小便利與大便鞭為一對，讀者詳之。下利譴語，其曰脈調和，手足和，小便利者陽也。故用承氣下之。其脈當微厥，及少陰但欲寐，被火氣劫，活譴語，小便難者，陰也。故當用補劑和之。

〔續〕仲景曰：陽明病譴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小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者，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裡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同〕朱肱曰：潮熱，脈滑疾者，必譴語也。小承氣湯大便祕，小便赤，手足溫，脈洪數者，必譴語也。調胃承氣湯，善語不惡寒，反惡熱。白虎湯已得汗，身和譴語者，柴胡桂枝湯火迫而致譴語，亦白虎湯。〔鰲按〕此以裡虛，可為主。蓋通節所言，形證皆是假有餘，脈微澀乃是真不足，故譴語潮熱，下證雖具，仲景於此慎之又慎，只以小承氣試之也。

〔續〕仲景曰：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稽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濶者死，微者但發熱譴語。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四〕柯琴曰：微者，但發熱譴語，是邪氣實，當以下解。一服利止，後服，只攻其實，無乘其虛也。

〔續〕仲景曰：下利譴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汗出譴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遇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表虛裡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陽明病譴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宜大承氣湯下之。若能食者，但鞭耳。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鞭鞭，則譴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譴語止，更草後服。〔三〕陶華曰：大熱乾嘔，呻吟錯語，不得眠，犀角解毒湯得病無熟，但狂言煩躁不安，精采不與人相當，新汲水調五苓散三錢探吐之一法用猪苓湯，瘀血狂言譴語，漱水大便黑，小便多，身黃腹滿，此為當汗不汗，蓄熱在裡，輕者犀角地黃湯，重者桃仁承氣湯，抵當丸。柯琴曰：首條下利，是大腸虛譴語，是胃氣實，胃實腸虛，宜大黃以瀉胃，無庸